



文白对照
四库全书精华

经部
·
春秋左传

(一)

李 变摇主编

目摇摇录

隐摇公.....	员
桓摇公	猿
庄摇公	远
闵摇公	怨
僖摇公.....	员

隐摇公

摇摇惠公元妃孟子。孟子卒，继室以声子，生隐公。宋武公生仲子，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，曰为鲁夫人，故仲子归于我。生桓公而惠公薨，是以隐公立而奉之。

元年春，王周正月。不书即位，摄也。

三月，公及邾仪父盟于蔑，邾子克也。未王命，故不书爵。曰“仪父”，贵之也。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，故为蔑之盟。

夏四月，费伯帅师城郎。不书，非公命也。

初，郑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，生庄公及共叔段。庄公寤生，惊姜氏，故名曰“寤生”，遂恶之。爱共叔段，欲立之。亟请于武公，公弗许。及庄公即位，为之请制。公曰：“制，岩邑也，虢叔死焉，佗邑唯命。”请京，使居之，谓之京城大叔。祭仲曰：“都，城过百雉，国之害也。先王之制：大都，不过参国之一；中，五之一；小，九之一。今京不度，非制也，君将不堪。”公曰：“姜氏欲之，焉辟害？”对曰：“姜氏何厌之有？不如早为之所，无使滋蔓！蔓，难图也。蔓草犹不可除，况君之宠弟乎？”公曰：“多行不义，必自毙，子姑待之。”

既而大叔命西鄙、北鄙贰于己。公子吕曰：“国不堪贰，君将若之何？欲与大叔，臣请事之；若弗与，则请除之。无生民心。”公曰：“无庸，将自及。”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，至于廩延。子封曰：“可矣，厚将得众。”公曰：“不义不暱，厚将崩。”

大叔完、聚，缮甲、兵，具卒，乘，将袭郑，夫人将启

之。公闻其期，曰：“可矣。”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。京叛大叔段。段入于鄢。公伐诸鄢。五月辛丑，大叔出奔共。

书曰：“郑伯克段于鄢。”段不弟，故不言弟；如二君，故曰克；称郑伯，讥失教也；谓之郑志。不言出奔，难之也。

遂置姜氏于城颍，而誓之曰：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，”既而悔之。

颍考叔为颍谷封人，闻之，有献于公。公赐之食。食舍肉。公问之。对曰：“小人有母，皆尝小人之食矣；未尝君之羹，请以遗之。”公曰：“尔有母遗，繄我独无！”颍考叔曰：“敢问何谓也？”公语之故，且告之悔。对曰：“君何患焉？若阙地及泉，隧而相见，其谁曰不然？”公从之。公入而赋：“大隧之中，其乐也融融。”姜出而赋：“大隧之外，其乐也泄泄。”遂为母子如初。

君子曰：“颍考叔，纯孝也，爱其母，施及庄公。《诗》曰‘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。’其是之谓乎？”

秋七月，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、仲子之赙。缓，且子氏未薨，故名。

天子七月而葬，同轨毕至；诸侯五月，同盟至；大夫三月，同位至；士逾月，外姻至。赠死不及尸，吊生不及哀，豫凶事，非礼也。

八月，纪人伐夷。夷不告，故不书。

有蜚。不为灾，亦不书。

惠公之季年，败宋师于黄。公立而求成焉。九月，及宋人盟于宿，始通也。

冬十月庚申，改葬惠公。公弗临，故不书。

惠公之薨也，有宋师，太子少，葬故有阙，是以改葬。

卫侯来会葬，不见公，亦不书。郑共叔之乱，公孙滑出奔卫。卫人为之伐郑，取廩延。郑人以王师、虢师伐卫南鄙。请师于郑。郑子使私于公子豫，豫请往，公弗许，遂行。

及郑人、郑人盟于翼。不书，非公命也。

新作南门。不书，亦非公命也。

十二月，祭伯来，非王命也。

众父卒。公不与小敛，故不书日。

二年春，公会戎于潜，修惠公之好也。戎请盟，公辞。

莒子娶于向，向姜不安莒而归。夏，莒人入向以姜氏还。

司空无骇入极，费彖父胜之。

戎请盟。秋，盟于唐，复修戎好也。

九月，纪裂繻来逆女，卿为君逆也。

冬，纪子帛、莒子盟于密，鲁故也。

郑人伐卫，讨公孙滑之乱也。

三年春，王三月，壬戌，平王崩。赴以庚戌，故书之。

夏，君氏卒。声子也。不赴于诸侯，不反哭于寝，不祔于姑，故不曰薨。不称夫人，故不言葬，不书姓。为公故，曰“君氏”。

郑武公、庄公为平王卿士。王贰于虢，郑伯怨王。王曰“无之”。故周、郑交质。王子狐为质于郑，郑公子忽为质于周。王崩，周人将畀虢公政。四月，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。秋，又取成周之禾。周、郑交恶。

君子曰：“信不由中，质无益也。明恕而行，要之以礼，虽无有质，谁能间之？苟有明信，涧、溪、沼、沚之毛，苹、蘩、藇、藻之菜，筐筥錡釜之器，潢汙行潦之水，可荐于鬼神，可羞于王公，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。行之以礼，又焉用质？《风》有《采芣》、《采芣》，《雅》有《行苇》、《洞酌》，昭忠信也。”

武氏子来求赙，王未葬也。

宋穆公疾，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，曰：“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，寡人弗敢忘。若以大夫之灵，得保首领以没，先君若问与夷，其将何辞以对？请子奉之，以主社稷，寡人虽死，亦无悔焉。”对曰：“群臣愿奉冯也。”公曰：“不可。先君以寡人为贤，使主社稷。若弃德不让，是废先君之举也，岂曰能贤？光昭先君之令德，可不务乎？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！”使公子冯出居于郑。八月庚辰，宋穆公卒；殇公即位。

君子曰：“宋宣公可谓知人矣。立穆公，其子飧之，命以义夫！《商颂》曰：‘殷受命咸宜，百禄是荷，’其是之谓乎！”

冬，齐、郑盟于石门，寻卢之盟也。庚戌，郑伯之车僨于济。

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，曰庄姜，美而无子，卫人所为赋《硕人》也。又娶于陈，曰厉妫，生孝伯，早死。其娣戴妫，生桓公，庄姜以为己子。

公子州吁，嬖人之子也，有宠而好兵，公弗禁，庄姜恶之。石碏谏曰：“臣闻爱子，教之以义方，弗纳于邪。骄、奢、淫、泆，所自邪也。四者之来，宠禄过也。将立州吁，

乃定之矣；若犹未也，阶之为祸。夫宠而不骄，骄而能降，降而不憾，憾而能眄者，鲜矣。且夫贱妨贵，少陵长，远间亲，新闻旧，小加大，淫破义，所谓六逆也；君义，臣行，父慈，子孝，兄爱，弟敬，所谓六顺也。去顺效逆，所以速祸也。君人者，将祸是务去，而速之，无乃不可乎？”弗听。其子厚与州吁游，禁之，不可。桓公立，乃老。

四年春，卫州吁弑桓公而立。公与宋公为会，将寻宿之盟。未及期，卫人来告乱。夏，公及宋公遇于清。

宋殇公之即位也，公子冯出奔郑，郑人欲纳之。及卫州吁立，将修先君之怨于郑，而求宠于诸侯，以和其民。使告于宋曰：“君若伐郑，以除君害，君为主，敝邑以赋与陈、蔡从，则卫国之愿也。”宋人许之。于是，陈、蔡方睦于卫，故宋公、陈侯、蔡人、卫人伐郑，围其东门，五日而还。

公问于众仲曰：“卫州吁其成乎？”对曰：“臣闻以德和民，不闻以乱。以乱，犹治丝而棼之也。夫州吁，阻兵而安忍。阻兵，无众；安忍，无亲。众叛、亲离，难以济矣。夫兵，犹火也；弗戢，将自焚也。夫州吁弑其君，而虐用其民，于是乎不务令德，而欲以乱成，必不免矣。”

秋，诸侯复伐郑。宋公使来乞师，公辞之。羽父请以师会之，公弗许。固请而行。故书曰：“翬帅师”，疾之也。诸侯之师败郑徒兵，取其禾而还。

州吁未能和其民，厚问定君于石子，石子曰：“王觐为可。”曰：“何以得觐？”曰：“陈桓公方有宠于王。陈、卫方睦，若朝陈使请，必可得也。”厚从州吁如陈。石碚使告于陈曰：“卫国褊小，老夫耄矣，无能为也。此二人者，实

弑寡君，敢即图之。”陈人执之，而请莅于卫。九月，卫人使右宰丑洩杀州吁于濮，石碏使其宰獮羊肩蒞杀石厚于陈。

君子曰：“石碏，纯臣也。恶州吁而厚与焉。‘大义灭亲’，其是之谓乎！”

卫人逆公子晋于邢。冬十二月宣公即位。书曰：“卫人立晋”众也。

五年春，公将如棠观鱼者。臧僖伯谏曰：“凡物不足以讲大事，其材不足以备器用，则君不举焉。君，将纳民于轨、物者也。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，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，不轨不物，谓之乱政。乱政亟行，所以败也。故春蒐、夏苗、秋狝、冬狩，皆于农隙以讲事也。三年而治兵，入而振旅，归而饮至，以数军实。昭文章，明贵贱，辨等列，顺少长，习威仪也。鸟兽之肉不登于俎，皮革、齿牙、骨角、毛羽不登于器，则公不射，古之制也。若夫山林、川泽之实，器用之资，皂隶之事，官司之守，非君所及也。”公曰：“吾将略地焉。”遂往，陈鱼而观之，僖伯称疾不从。书曰：“公矢鱼于棠”，非礼也，且言远地也。

曲沃庄伯以郑人、邢人伐翼，王使尹氏、武氏助之。翼侯奔随。

夏，葬卫桓公。卫乱，是以缓。

四月，郑人侵卫牧，以报东门之役。卫人以燕师伐郑，郑祭足、原繁、泄驾以三军，军其前，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。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。六月，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。君子曰：“不备不虞，不可以师。”

曲沃，叛王。秋，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。

卫之乱也，邾人侵卫，故卫师入邾。

九月，考仲子之宫，将万焉。公问羽数于众仲。对曰：“天子用八，诸侯用六，大夫四，士二。夫舞，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，故自八以下。”公从之。于是初献六羽，始用六佾也。

宋人取邾田。邾人告于郑曰：“请君释憾于宋，敝邑为道。”郑人以王师会之，伐宋入其郛，以报东门之役。宋人使来告命。公闻其入郛也，将救之，问于使者曰：“师何及？”对曰：“未及国。”公怒，乃止。辞使者曰：“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难，今问诸使者，曰：‘师未及国’，非寡人之所敢知也。”

冬十二月辛巳，臧僖伯卒。公曰：“叔父有憾于寡人，寡人弗敢忘。”葬之加一等。

宋人伐郑，围长葛，以报入郛之役也。

六年春，郑人来渝平，更成也。

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，纳诸郢，晋人谓之郢侯。

夏，盟于艾，始平于齐也。

五月庚申，郑伯侵陈，大获。

往岁，郑伯请成于陈，陈侯不许。五父谏曰：“亲仁、善邻，国之宝也。君其许郑！”陈侯曰：“宋、卫实难，郑何能为？”遂不许。

君子曰：“善不可失，恶不可长，其陈桓公之谓乎？长恶不悛，从自及也。虽欲救之，其将能乎？《商书》曰：‘恶之易也，如火之燎于原，不可乡迓，其犹可扑灭？’周任有言曰：‘为国家者，见恶，如农夫之务去草焉，芟夷蕴崇之，绝其本根，勿使能殖，则善者信矣。’”

秋，宋人取长葛。

冬，京师来告饥。公为之请糴于宋、卫、齐、郑，礼也。

郑伯如周，始朝桓王也。王不礼焉。周桓公言于王曰：“我周之东迁，晋、郑焉依。善郑以劝来者，犹惧不蔭，况不礼焉？郑不来矣。”

七年春，滕侯卒。不书名，未同盟也。凡诸侯同盟，于是称名，故薨则赴以名，告终嗣也，以继好息民，谓之礼经。

夏，城中丘。书，不时也。

齐侯使夷仲年来聘，结艾之盟也。

秋，宋及郑平。七月庚申，盟于宿。公伐邾，为宋讨也。

初，戎朝于周，发币于公卿，凡伯弗宾。冬，王使凡伯来聘。还，戎伐之于楚丘以归。

陈及郑平。十二月，陈五父如郑莅盟。壬申，及郑伯盟，畎如忘泄伯曰：“五父必不免，不赖盟矣。”

郑良佐如陈莅盟，辛巳，及陈侯盟，亦知陈之将乱也。

郑公子忽在王所，故陈侯请妻之，郑伯许之，乃成昏。

八年春，齐侯将平宋、卫，有会期。宋公以币请于卫，请先相见。卫侯许之，故遇于犬丘。

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，以泰山之祊易许田。三月，郑伯使宛来归祊，不祀泰山也。

夏，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。

四月甲辰，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妣。辛亥，以妣氏归。甲寅，入于郑。陈鍼子送女。先配而后祖。鍼子曰：“是不为

夫妇。诬其祖矣，非礼也，何以能育？”

齐人卒平宋、卫于郑。秋，会于温，盟于瓦屋，以释东门之役，礼也。

八月丙戌，郑伯以齐人朝王，礼也。

公及莒人盟于浮来，以成纪好也。

冬，齐侯使来告成三国。公使众仲对曰：“君释三国之图，以鳩其民，君之惠也。寡君闻命矣，敢不承受君之明德。”

无骇卒，羽父请谥与族。公问族于众仲。众仲对曰：“天子建德，因生以赐姓，胙之土而命之氏。诸侯以字为谥，因以为族。官有世功，则有官族邑亦如之。”公命以字为展氏。

九年春王三月癸酉，大雨霖以震，书始也。庚辰，大雨雪，亦如之。书，时失也。

凡雨，自三日以往为霖，平地尺为大雪。

夏，城郎。书，不时也。

宋公不王，郑伯为王左卿士，以王命讨之。代宋，宋以入郭之役怨公，不告命。公怒，绝宋使。

秋，郑人以王命来告伐宋。

冬，公会齐侯于防谋伐宋也。

北戎侵郑，郑伯御之。患戎师，曰：“彼徒我车，惧其侵轶我也。”公子突曰：“使勇而无刚者，尝寇而速去之。君为三覆以待之。戎轻而不整，贪而无亲；胜不相让，败不相救。先者见获，必务进；进而遇覆，必速奔，后者不救，则无继矣。乃可以逞。”从之。

戎人之前遇覆者奔，祝聃逐之，衷戎师，前后击之，尽

殪。戎师大奔。十一月甲寅，郑人大败戎师。

十年春王正月，公会齐侯、郑伯于中丘。癸丑，盟于邓，为师期。

夏五月，羽父先会齐侯、郑伯伐宋。

六月戊申，公会齐侯、郑伯于老桃。壬戌，公败宋师于菅。庚午，郑师入郟。辛未，归于我。庚辰，郑师入防。辛巳，归于我。

君子谓郑庄公：“于是乎可谓正矣。以王命讨不庭，不贪其土，以劳王爵，正之体也。”

蔡人、卫人、邾人不会王命。

秋七月庚寅，郑师入郊，犹在郊。宋人、卫人入郑。蔡人从之伐戴。八月壬戌，郑伯围戴。癸亥，克之，取三师焉。宋、卫既入郑，而以伐戴召蔡人，蔡人怒，故不和而败。

九月戊寅，郑伯入宋。

冬，齐人、郑人入邾，讨违王命也。

十一年春，滕侯、薛侯来朝，争长。薛侯曰：“我先封。”滕侯曰：“我，周之卜正也；薛，庶姓也，我不可以后之。”

公使羽父请于薛侯曰：“君与滕君辱在寡人。周谚有之曰：‘山有木，工则度之；宾有礼，主则择之。’周之宗盟，异姓为后。寡人若朝于薛，不敢与诸任齿。君若辱赐寡人，则愿以滕君为请。”

薛侯许之，乃长滕侯。

夏，公会郑伯于郝，谋伐许也。

郑伯将伐许，五月甲辰，授兵于大宫。公孙阏与颖考叔

争车，颍考叔挟辀以走，子都拔棘以逐之，及大逵，弗及，子都怒。

秋七月，公会齐侯、郑伯伐许。庚辰，傅于许。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螯弧以先登，子都自下射之，颠。瑕叔盈又以螯弧登，周麾而呼曰：“君登矣！”郑师毕登。壬午，遂入许。许庄公奔卫。

齐侯以许让公。公曰：“君谓许不共，故从君讨之。许既伏其罪矣，虽君其命，寡人弗敢与闻。”乃与郑人。

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，曰：“天祸许国，鬼神实不逞于许君，而假手于我寡人。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，其敢以许自为功乎？寡人有弟，不能和协，而使餽其口于四方，其况能久有许乎？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，吾将使获也佐吾子。若寡人得没于地，天其以礼悔祸于许？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。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，如旧昏媾，其能降以相从也。无滋他族，实偪处此，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。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，而况能禋祀许乎？寡人之使吾子处此，不唯许国之为，亦聊以固吾圉也。”乃使公孙获处许西偏，曰：“凡而器用财贿，无置于许。我死，乃亟去之！吾先君新邑于此，王室而既卑矣，周之子孙日失其序。夫许，大岳之胤也。天而既厌周德矣，吾其能与许争乎？”

君子谓郑庄公：“于是乎有礼。礼，经国家，定社稷，序民人，利后嗣者也。许无刑而伐之，服而舍之，度德而处之，量力而行之。相时而动，无累后人，可谓知礼矣。”

郑伯使卒出豶，行出犬鸡，以诟射颍考叔者。

君子谓郑庄公：“失政刑矣。政以治民，刑以正邪。既

无德政，又无威刑，是以及邪。邪而诅之，将何益矣！”

王取郕、刘、莒、邾之田于郑，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、原、緜、樊隰、郕、横茅、向、盟、州、陘、隰、怀。

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。恕而行之，德之则也，礼之经也。己弗能有，而以与人。人之不至，不亦宜乎？

郑、息有违言。息侯伐郑，郑伯与战于竟，息师大败而还。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也：“不度德，不量力，不亲亲，不征辞，不察有罪。犯五不韪，而以伐人，其丧师也，不亦宜乎！”

冬十月，郑伯以虢师伐宋。壬戌，大败宋师，以报其入郑也。

宋不告命，故不书。凡诸侯有命，告则书，不然则否。师出臧否，亦如之。虽及灭国，灭不告败，胜不告克，不书于策。羽父请杀桓公，将以求大宰。公曰：“为其少故也，吾将授之矣。使营菟裘，吾将老焉。”羽父惧，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。

公之为公子也，与郑人战于狐壤，止焉。郑人囚诸尹氏。赂尹氏，而禱于其主钟巫。遂与尹氏归，而立其主。十一月，公祭钟巫，齐于社圃，馆于寯氏。壬辰，羽父使贼弑公于寯氏，立桓公，而讨寯氏，有死者。不书葬，不成丧也。

【译文】

惠公的第一夫人是孟子。孟子去世之后，惠公续娶了声子，生了隐公。

宋武公生了仲子。仲子生下来手掌上就有字，说她“为鲁夫人”。所以仲子嫁到我国，生了桓公，不久惠公去

世，隐公摄政，奉戴桓公。

元年春周历正月，《春秋》没有记载隐公即位，是因为只是摄政。

三月，隐公和邾仪父在蔑会盟。邾仪父就是邾子克。由于邾子还没正式受周室册封，所以《春秋》没有记载他的爵位。称他为“仪父”，是尊重他。隐公摄政，想和邾国友好，所以举行了蔑地的盟会。

夏四月，费伯率军在郎筑城。《春秋》没有记载，这是因为没有奉隐公的命令。

当初，郑武公在申国娶妻，名武姜，生了庄公和共叔段。庄公出生时是脚在前头在后，姜氏很惊恐，取名叫寤生，很讨厌他。姜氏喜欢共叔段，要立他为太子，一再请求武公，武公不答应。庄公即位，姜氏为共叔段请求把制地作为封邑，庄公说：“制地地势险要，虢叔死在那里。其他地方唯命是从。”姜氏要求京城，武公同意了，让共叔段住在那里，人称“京城太叔”。

祭仲对庄公说：“都邑的城垣周长超过三百丈，就是国家的祸害。先王规定的制度：大都邑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，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，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。现在京城超过了规定，这不是应有的制度，君王承受不了。”庄公说：“姜氏要这样，怎能避免祸害呢？”祭仲回答说：“姜氏怎么会满足？不如及早安排，不要让她各处蔓延。一经蔓延就难于对付了。蔓延的野草都不能锄掉，何况是您受宠的兄弟呢？”庄公说：“多行不义，必然必自毙。您姑且等着看吧！”

不久太叔命令西部和北部边境同时听命于自己。公子吕

说：“国家不能忍受这种两面听命的处境，君王打算怎么办？君王要把君位让给太叔，下臣就去侍奉他；如果不给，那就除掉他，不要让百姓产生其他想法。”庄公说：“不必动作，他会自取其祸。”

太叔进又把两属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封邑，并扩大到廩延。公子吕说：“可以下手了。我们势力雄厚，会得到民众的支持。”庄公说：“没有正义就不能使众人团结起来，势力雄厚，反而会分崩离析。”

太叔修整城郭，积聚粮食，修理装备武器，充实步兵车兵，准备袭击都城，姜氏打算作为内应打开城门。庄公听到太叔起兵的具体时间，说：“可以了。”就命令公子吕率领二百辆战车攻打京城。京城的人反对太叔。太叔逃到鄢地。庄公又赶到鄢地进攻他。五月二十三日，太叔逃跑到共国。

《春秋》说：“郑伯克段于鄢。”因为太叔不像兄弟，所以不书写“弟”字；兄弟相争，好像两个国君，所以称为“克”；称庄公为“郑伯”是讽刺他有失教诲；《春秋》这样记载表达了庄公的本心。不说“出奔”，是因为史官下笔有为难之处。

庄公就把姜氏安置在城颍，发誓说：“不到黄泉，不要相见。”不久，又后悔了。

颍考叔当时在颍谷做封人这个官。听到此事，就进献给庄公一些东西。庄公赏赐他吃饭。吃饭时，他不吃肉。庄公问他原因，他说：“小人有母亲，小人的食物都已尝过，但没有尝过君王的肉汤，请让我给她带回去。”庄公说：“你有母亲可送，咳！我却没有！”颍考叔说：“请问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庄公就对他说明了内情，并告诉他已经后悔。颍考

叔说：“君王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如果把地挖至见到泉水，在隧道中见面，那谁能说不对？”

庄公听从了颖考叔的话。庄公进入隧道，赋诗说：“大隧之中，其乐融融。”姜氏走出隧道，赋诗说：“大隧之外，心爽神快。”于是母子如初。

君子说：“颖考叔真是纯孝了。爱他的母亲，扩大而及于庄公。诗说，‘孝子的孝心没有竭尽，永远可以赐给你的同类’，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吧！”

秋七月，周天子派遣宰匄来餽送惠公和仲子的丧仪。（惠公死去已久），这是晚了，而仲子还没有死，所以春秋直书宰匄的名字。

天子死后过七个月下葬，诸侯全部参加葬礼；诸侯过五个月下葬，同盟的诸侯参加葬礼；大夫历三个月下葬，官位相同的参加葬礼；士一个月以后下葬，姻亲参加葬礼。向死者赠送东西没有赶上下葬，向生者吊丧没有赶上葬后的安神礼，人没有死而先赠送有关丧事的东西，这都不合乎于礼。

八月，纪国人攻批夷国。夷国没有前来报告，所以春秋不加记载。

发现蜚盘虫。没有成为灾，《春秋》也不记载。

惠公晚年，在黄地打败了宋国。隐公即位，要求和宋人媾和。九月，和宋人在宿国结盟，两国开始通好。

冬十月十四日，改葬惠公。隐公没有以丧主的身份前来哭泣，所以《春秋》不予记录。

惠公死时，正好遇上对宋国有军事行动，太子又年幼，葬礼不完备，所以改葬。

卫侯来参加葬礼，没有见到隐公，《春秋》也不记载。